

童年 牧歌

牛汉

著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童年牧歌

1267

273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童年牧歌

牛 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牧歌/牛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59-2815-5

I. 童… II. 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489 号

书 名	童年牧歌
作 者	牛 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排 版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815-5/I·2098
定 价	14.90 元

自序

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集写序。我最怕写序，因为必须得回顾和交代，还得写出点什么感悟。但是，既然是“自序”，自己就能作主，不必有什么顾虑，可以自言自语地说说这几年写童年的心灵活动和创作体验；尽管写不成完整的文章，却都是些未经修饰的真实的话语。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萤火集〉的新境界》。《萤火集》是我前年出版的一本散文。作者说我的写童年的散文是躁动的，还说：“躁动，是孕育中的节律”。措词不多，却摸到了我的躁动的脉息，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的血脉是外露的，因为总在躁动，不难摸到，一眼就看到了一蹦一跳隆起的血管，不像有些城府深的血脉，似无浪的深水那么奥秘，我赞叹不已，却难以改变自己的血性。也有论者说我这些年的创作是“冒傻气”，不识时务。说得都不错。总之，给人们的印象，我不是那种安生的默守着天命的老人。其实，我绝对不想冒犯什么，比起青壮年时代的我来，活得已经够稳重平实的了。这几年，蛰伏于斗室，写起松松散散的文字，迷恋在童年的世界里，不就是证实了这一点吗？但是，写了多半辈子的诗，不甘熄灭的肝火一时还平抑不下来，因此，写一些小虫小鸟小花的

散文，也偶尔禁不住冒出点什么。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本来写的是散散的文字，写着写着却写成了诗，把散文跟诗本来有的一点虚点般的界限全忘在了脑后，而且写得还格外地痛快。海德格尔说“诗的对立面并非散文，纯粹的散文如同任何诗歌一样是诗意的。”我深有体会。

这几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童年世界。这诗意的世界，并非远在生命的背后，是过去了的，是只能凭回忆才可显现出来的那些淡远的景象。过去可未曾料到过竟会出现这个奇迹：我的童年，居然还一直在成长，甚至在老年的生命中成长着。我深深地感悟到，童年和童贞是生命天然的素质，它具有萌发生机的天性，永不衰老，堪称是人类大诗的境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他创作《百年孤独》的初衷时说：“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他的梦想实现了。他的全部心血和眼泪，流啊流啊，一直流到了童年那里，流到了母亲身边，流到了他的灵魂始终没有离开过的一幢祖先们居住的古老而偌大的房子。他为童年寻找到了完美的归宿。可是我这个人从来不赞赏归宿这个境界，因为归宿意味着到达和结局，永远的停顿，生命不再成长。也许我的这个诗意的梦境是虚幻的，因而对我来说，生命、诗、散文，还有我分不清是什么文体的文字，只能永远地处在躁动之中，无始无终，得不到最后的平静和安息。我的亲人和友人说我这是自找苦吃，一个人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希望我泅出苦海，即使不能上天堂，也该登上岸，走向天堂。我何尝不愿意活得欢快点甜美点呢！感谢童年和童年世界为我敞亮了一片心灵的世界，说它是天堂也未尝不可。

有人说诗人“转向”写起散文是一种衰退现象，还说明诗的不可救药。这是不怀好意的话。就我的情况来说，实际上，我这几年并未放弃过诗，而且散文对我来说，同样是一个诗意的世界，写散文也有写诗时的那种激情和躁动。有不少人问过我，为什么我在九十年代以来执迷地写起了散文？在《散文这个鬼》那篇文章里，已经诉述了我的种种心绪。对于写散文这个人生课题，我的确也像写诗一样地极不安生。但是当我深深地进入（不是回返）了生气蓬勃的童年世界，我真正获得一种超脱和上升，与再生几乎有着同等的重大意义，甚至有了进入“来生”的新鲜的生命体验。这还不是诗的情境吗？

这两三年来，有几位学者和评论家看了我写童年的文字，夸奖我有良好的记忆。我对他们说，我的这些散文的形成，回忆固然十分地必需和重要，但如果没有创造，而且是诗意的创造，我肯定写不活童年的生命。回忆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背景，而我的童年世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敞亮和拓展出来的。在《宝大娘》那篇显得松散和冗长的散文中，我写到了重新幻梦般地发现这个人的形象和心灵，以及她的命运的经过。但是我的所有童年的故事和人物却绝对不是虚拟的，都是真实的写照。他们既然是活的，当然也会与我一块完成他们自己的一生和命运。就在这个月的上半月（1996年5月），我的年近八旬的姐姐和年过七旬的妹妹，先后从山西老家来看我，为我带来了小时候爱吃的东西：莜面和黄米糕。前年姐姐来时带的是鲜嫩的玉米棒子。她们知道我拚着老命写童年。我们一起回忆了难忘的童年，所有的亲人在我们回忆里都活着，没有一个死亡。半个多世纪的人世沧桑，我家的房院已经破落和消失得与遗址相差无几了，只有一排正房经翻修后可以住人。我童年的几十个朝夕相处的

伙伴，如今已凋零殆尽，只剩三五人了。土地一样沉默的元贞还活着，住在祖传的那几间土屋里。宝大娘已去世多年，妹妹说宝大娘的左臂虽不能弯曲，针线活却样样都行，我几乎把这个细节忘了。宝大娘的姿态顿时又活灵活现，她纳鞋时总是偏斜着上身，显得出奇的灵巧。她右手臂上戴着银手镯，记得祖母说过：“银手镯在宝大娘手臂上才显得明亮，一闪一闪，如眼白似的迷人，要是戴在别人的手臂上就像一个多余的累赘东西。”可惜我写宝大娘时没有想到这些。

我写了五、六十篇童年，觉得刚刚才写开一个头，只不过写了人生的序幕而已。今后即使不再能写多少，我的生命必将永远地居住在童年的世界里了。而只有活在童年的世界里，才觉得生命又真正地萌动着不朽的生机。

啊，童年，啊，童年世界里所有的亲人和伙伴，还有我们的村子，那个贫穷而野性的我的诞生地，我永远不会向你们告别的。我今生今世感激你们对我的哺育和塑造。原谅我这个一生没有脱掉过汗味、土味、牲口味、血腥味的游子吧！我向你们垂下虔诚而沉重的头颅！

牛 汉

1996年5月19日，于汗血斋。

目 录

自 序

一 绵绵土

绵绵土	(2)
我们村	(5)
灰小子	(9)
骡王爷	(12)
滹沱河和我	(16)
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	(21)
我的第一本书	(25)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29)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	(34)
喂养小雀儿	(40)
掏甜根苗	(44)
去摘金针菜的路上	(48)
羊群回村的时候	(54)
秧歌进村	(57)

扫霁人儿.....	(59)
阳婆和月明爷.....	(62)
南山.....	(64)
沙漠.....	(68)

二 最初的记忆

我的祖先和有关传说.....	(74)
灯笼红.....	(82)
祖母的呼唤.....	(85)
祖母的忧伤.....	(88)
接羔.....	(93)
母亲的第一次人生经历.....	(96)
最初的记忆.....	(100)
一斗绿豆.....	(103)
打枣的季节.....	(107)
早熟的枣子.....	(110)
塑造梦的泥土.....	(114)
心灵的呼吸.....	(118)
月夜和风筝.....	(125)
海琴.....	(130)
父亲，树林和鸟.....	(133)
少年与萤火虫.....	(135)

三 活着的伤疤

宝大娘.....	(137)
----------	-------

黑娘·七寸人·····	(146)
秃手伯·····	(151)
活着的伤疤·····	(158)
小栽根儿和我·····	(161)
一窠八哥的谜·····	(164)
贫穷·····	(168)
小张老师·····	(173)

四 迷人的转蓬

我的脚与砍山鞋·····	(179)
买年画出丑记·····	(181)
呼唤甘霖·····	(183)
活吞小鱼仔的悲剧·····	(185)
吃蚂蚁·····	(188)
玉米浆饼·····	(191)
柳芽，春的清香·····	(193)
苦香的，柳笛声声·····	(196)
第一次绘画创作·····	(198)
迷人的转蓬·····	(200)
船的出发·····	(203)
石狮子的故事·····	(206)
生命的探索（诗六首）·····	(209)
高粱情·····	(213)
离别故乡·····	(225)

— 绵绵土

绵绵土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家族的历史与故乡走西口的人们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云也是沙的，连太阳都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绵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绵绵土回来！”“做什么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朴楞楞地清

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我们村

定襄县的砖包城墙只有三里十八步的一个圈圈儿。祖母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老舅，是一个走街串巷叫卖热包子的，每当他站在县府前十字路上，高喊一声：“热包子！”在下西关我家炕头上做活计的祖母能听得真真的。当年（三十年代）城里加上四关的居民总共不过两三千人。

我出生在下西关。西关由于地形的原因，截然分成高低两部分，高处叫上西关，低处叫下西关。下西关比上西关的地势低三个人身，因此上西关的人总觉得他们生在高处，下西关人得仰起头看他们的墙根。村长总是由上西关的人担任，从我记事时起，村长就是王仁义的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酒鬼，脸庞呈深红色，他自称是个武举，天晓得。他院子里有一幢三丈高的养鸽楼，是全村最高的建筑。可是在全县人们的眼里，并不分什么上下西关，人们把全西关的人都看作野蛮成性、难以教化的一伙。有一个讽刺西关人的顺口溜，到现在我还记得：

走进上西关，
一半牲口一半人；
一到下西关，
只见牲口不见人。

这个顺口溜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编的，童年时，就听城里人这么嘲骂我们西关人。下西关经营杀房（屠宰场）和赶集卖牛肉的人居多，少说有十几家。还有一家专门硝皮子，姓刘，院子里有两个浸泡皮子的池子，一到夏天，蒸发出的气味实在难闻。放牛的半大孩子有不下十个。因此，外村人一到下西关，闻到的是浓重的牲口味，跟任何一个村庄的气味都不同。到了黄昏，放牧的牛群回村，满街满巷涌动着因汗湿而背脊闪亮的牛，牛进了圈，满街摊着的是牛粪牛尿。有人说，下西关挖地三尺都浸透了牛的粪尿。

顺口溜说下西关“只见牲口不见人”，是把人都当牲口看的。在人们看，下西关人跟畜类区别不大，而牛能驯服，下西关人没法驯服。由于村里人一代一代都跟牛打交道，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连我们家（三代读书人）都有全套宰牛的家什，平常闲搁在东屋的供桌上，腊月杀两头羊，才动用一回。因此，外村人谁也不敢招惹下西关人，下西关的宰牛刀子比人多。

全县杀房几乎让下西关人包揽了。每年春天，一些壮汉子结伙到口外去赶牛，赶来的牛一次不下几十头。这些牛经过上千里的跋涉，进村时都瘦得塌了架，走路轻飘飘的。在滹沱河边吃上几个月的嫩草，肚皮很快变得溜圆。有一年我家与秀生伯伯家合伙养一头牛，让放牛孩子捎带着放养。那一年冬天，我

家贮存了不少专做油茶的牛骨髓砣子，祖母让我送给宝大娘一块，宝大娘说，她一个人能吃到明年开春。

村里有一半人走过口外，他们大都是摔跤好手，每年县里的大庙会上能获得几个冠军，扛回三五头羊回村来。大人们喝酒，吼唱口外的爬山调，从早到晚，热闹几天。他们包的牛肉大馅饺子，一斤两个，净肉没菜，一个摔跤好手，只能吃三四个饺子。我跟着佩珍伯伯他们吃过一回大饺子，我勉强吃完一个。记得是张飞的生日那天（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吃的。下西关杀房和卖肉的人，供奉的神是张飞。供桌前竖着一杆丈八蛇矛。每年春节闹社火，秀生伯伯使的就是杀房供桌前的长矛，说使起来得心应手，如有神助一般。我十三岁时（离家前一年），在秀生伯伯手把手地调教下，练过一个冬天长矛，要长矛是西关社火的传统节目。

下西关人自古喝的是一口井里的水。这口井在村西边，水脉很旺，但不是真正的甜水井。因为没有第二口可供人喝的井水，一代一代的人只能喝这口井的带苦咸味的水。我喝了十四个年头，祖母喝了一辈子。村北边低洼处还有一口老井，听说早年这井里的水还能饮用，后来越来越苦，连牲畜都不愿喝。苦命的女人常常坐在井边嚎哭，或者低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这口苦水井的位置正好在一个交叉路口，大人们说，这里夜晚游魂出没，寒节那天人们都来这里呼叫自己的亡人。孩子病得“丢了魂”（昏迷），女人们来这里叫魂，她们能听见苦水井里有回声。我的祖母坐在这口井边哭过几回，她的脚奇小，从我家到井边，走走歇歇，少说得走一顿饭的工夫。听说有人早想把这口不吉利的老井废了，但没有人敢动手。

我们的村庄真土，名副其实地土。我童年的生命赖以生根